

天使·爱·美丽

——记举重赛的三位中国姑娘

昨天下午，举重比赛女子 60 公斤级第一组颁奖典礼开始了，架势一拉开，观众便会意地笑了——这组总共就有三个中国姑娘，最后一轮颁奖，姐妹仨突然“奔放”起来，挥手、大笑、摆 POSE，那清澈的眼神令人过目难忘。她们是天使，懂得爱，也美丽。



■彭雪梅(右)在赛场与志愿者手挽手

图
新
华
社

“她最适合做运动员”

20 岁的彭雪梅是个“辣妹子”，皮肤白皙，长而翘的睫毛下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。

雪梅做事认真，吃得起苦。两年前刚训练时，她不会数数。有一次，教练让她做 30 个徒手深蹲动作，任务刚布置完，教练就被人叫出去说话。3 分钟后，教练回来，发现雪梅还在做深蹲，“她从来分不清自己重复了多少遍动作，如果你不让停，她决不会偷懒，就是再难受，也会坚持到你喊停。她的性格最适合做运动员。”

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，雪梅的数数能力有了很大长进。到上海热身训练时，雪梅的意外举动让教练有了新发现：雪梅会在完成规定的数量后主动停下来，这意味着雪梅会数数了。

“我有喜欢的男孩子”

王汀的身材呈纺锤形，不到 1.5 米的身高，却有着 60 公斤的体重，眯缝着小眼睛很爱笑，手上一直把玩一根扎头发的橡皮绳，小动作不断。当同伴们聚在一起玩闹时，她却选择独自留守，对电视情有独钟，“最喜欢看爱情片！”

25 岁的王汀非常喜欢漂亮，她说

比完赛要减肥，因为最喜欢跟着妈妈去买漂亮衣服。她喜欢超女，最爱李宇春，“因为长得高，像男孩”。

在举重队里，同屋的伙伴成了她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。女孩们在一起聊天，她也会透露小秘密，“我有喜欢的男孩子，他说喜欢我，我装作没听见。呵呵……”

“她是我们队的举花”

她的名字叫鲁玉娇，人如其名，瘦瘦高高，长相甜美，笑容动人。“她是我们举重队里的一枝花。”教练说，“训练完了，她如果到操场上玩，会吸引三分之二的队友一起下来玩！大多数还是男生。”她外向、亲和，不怕生，几句话说得开心，她会像老朋友一样给你一个大大拥抱。

得到奖牌，她赶紧用外套遮盖起来。拿到的 4 个小熊猫纪念品，她全都拜托教练收起来，“我要拿回去，送给妈妈和妹妹。妈妈已经答应，我拿金牌就送我手机！”在她眼里，外面的世界单纯而美好，是她向往的天地，“我要好好训练，这样才能多出来比赛，多认识人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出国呢！”

特奥，已在她心里撒下美好的种子。

本报记者 俞剑

（详细 07100710501

愿者的骄傲。

王宵波从浦东张杨中学初中毕业后，成为陆家嘴社区“阳光之家”的学员和小记者。上海筹办世界夏季特奥会，使他萌发了当志愿者的想法，并得到了长期从事智障人士智力开发和服务工作的母亲的大力支持，最终，王宵波的申请获得批准，光荣地加入了志愿者行列。社区接待时，他和同伴们一起在“阳光之家”迎接了美国代表团，表演了《雪绒花》《阳光鼓韵》等歌舞，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。



照片里的故事



在特奥赛场上，会出现许多有趣的镜头。昨天，在与西班牙队的女篮比赛中，意大利队部分队员为了防止意外受伤，有的戴头盔，有的戴面罩，在比赛中显得十分神勇（左图）……而在另一场比赛中，埃及女篮队员头上裹着纱巾，身穿长衣长裤，与一身短衣短裤的厄瓜多尔队员形成了鲜明的反差（右图）。
本报记者 周国强 摄影报道

本届特奥会自行车赛场，180 多名自行车运动员在崇明岛享受特奥会带来的快乐。在运动员展现热情和激情的背后，伴随着的是来自裁判、志愿者和家人深情的目光。

裁判 铁骨柔情

本届特奥会自行车赛场，总裁判刘正林一改往日严肃的形象，将真情给特奥运动员。

每一天，刘正林都用笑脸迎接运动员，内心深处，强忍丧父之痛。原来，10 月 1 日，正是刘正林来崇明的第二天，家人突然来电告知父亲去世，叫他回去料理后事。刘正林没有时间同家人多作解释，“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吧。”放下电话，他便收拾起悲伤的心情，忙着开会、讨论比赛流程、记录成绩……

看着特奥运动员，57 岁的刘正林眼中充满慈祥。当拿着金牌的特奥运动员向他鞠躬说“谢谢”时，他会跷起大拇指，微笑着回赠一个鼓励的眼神。当运动员骑车摔倒嚎啕大哭时，他会像慈父般拍拍运动员的肩膀给予鼓励。

志愿者 人小鬼大

金发碧眼的爱默丽是一名全球特奥志愿者，她会用中、英、德、俄、西班牙语这 5 种语言，说“你好”、“谢谢”。



■黛瑟丽和母亲苏珊·霍伦德相拥在一起 本报记者 彭幼龙 摄

13 岁的人小鬼大，甜甜的声音、成熟的口吻，赢得了特奥自行车运动员的喜爱，不少人会主动与她拥抱，这时，爱默丽会对运动员说“谢谢”。5 天来，爱默丽戴着头盔、骑着自行车，出现在起点处、检录区、赛道边……时刻关注需要帮助的运动员，谁的自行车

伸出热情的手 付出真挚的爱

各方为特奥运动员默默奉献

坏了，她会简单维修，谁口渴、肚子饿了，她第一时间递上饮料食物。爱默丽的胸前还挂着一架数码相机，她说，要记录下每一个感动瞬间。

亲人 伟大母爱

“妈妈，我拿了金牌！”36 岁的黛瑟丽一头扑进母亲苏珊·霍伦德的怀抱，两人喜极而泣，苏珊吻了吻女儿的额头，“你是最棒的！”在美国，像霍伦德家只抚养一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多见，更何况像黛瑟丽这样的智障孩子。“我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她，让她享受系统教育、康复训练，参加游泳、跑步、自行车等各项运动。”苏珊说。

在马里兰州，黛瑟丽和父亲是唯一一对参加火炬跑的父女。苏珊当着女儿的面直言：“我要感谢黛瑟丽，她凭借自己的努力，让我和她父亲一同来到中国。”原来，在为特奥家属团筹集资金的表演活动中，黛瑟丽在冷水池中跳进跳出 24 次，展示特奥运动员的勇敢。“她为我们筹集到了整整 1 万美元！” 本报记者 陶邢莹

（详细 07100710502

眼神展现真诚 笑容传递友情

——记印度特奥自行车女队员

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笑容是传递友谊的使者。不会说英语，可以用一个拥抱、说一声“Hello”，也可以用眼神展现真诚、用微笑表达友情，在印度特奥自行车队，就有两名讨人欢喜的姑娘。

29 岁的索尼·库甲不仅智力有障碍，还是一名聋人。不过 5 天前来到崇明，她与“一对一”志愿者杨婷的沟通很快消除了障碍。库甲经常会耍小脾气，有时会突然将穿了一半的衣服脱去，这时，杨婷边做手势，边帮助库甲穿衣服，不厌其烦，所以，索尼·库甲常常会出其不意地给杨婷一个大大

的拥抱，以示感谢。

昨天，在女子 5 公里计时赛决赛中，库甲才骑了 500 米就累得骑不动了。这时，从起点处跟着小跑的杨婷向库甲又挥手又叫喊，库甲受到鼓舞，最终完成了比赛。不过，由于是最后一名，到达终点后，库甲的眼泪“滴滴答答”地落了下来，杨婷连忙向她摇摇手，然后一把将她搂入怀里。几分钟后，库甲不哭了，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杨婷，似乎在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让你担心了。”

纳斯卡·阿帕纳的身高只有 1.40 米出头，短短的头发，大大的

眼睛，简直就是印度队的小天使。赛场上，她拿着印度特奥代表团的徽章，到处和人交换；她会乐呵呵奔到记者面前，出其不意地来一个拥抱；拿了金牌，她会骄傲地向裁判一一展示；看到竞争对手，她也会跷起大拇指，意思是“厉害、厉害”。见了外国教练，阿帕纳指指照相机，请旁人替他们合影；而在餐厅里，阿帕纳会主动给其他桌的运动员递水果。

只要听到阿帕纳爽朗的笑声，其他队的运动员知道，“哦，我的朋友来了。”

本报记者 陶邢莹

智障者为特奥运动员颁奖

本报讯（通讯员 王宝发 记者 俞剑）昨天下午，一位特殊的颁奖嘉宾成为浦东新区游泳馆内的焦点。25 岁的轻度智障人士王宵波为特奥会女子 100 米游泳比赛颁奖，他也是全市 4 万名志愿者中的一员。

按照惯例，颁奖仪式都由国际特奥会官员和特奥会执委会官员颁发。浦东新区游泳竞委会却打破常规，选择一位特殊志愿者来颁发。王宵波感到无比荣幸和自豪，他说，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荣耀，也是全市 4 万名志